

人文译丛 总主编 何怀宏

基督精神与人文书系

天国在你心中

【俄】列夫·托尔斯泰 / 著 孙晓春 / 译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



人文译丛 总主编 何怀宏

基督精神与人文书系

天国在你心中

【俄】列夫·托尔斯泰 / 著 孙晓春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国在你心中/(俄)托尔斯泰著;孙晓春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1

(人文译丛)

书名原文:The Kingdom of Gods Within You

ISBN 7-206-04401-8

I. 天… II. ①托… ②孙…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2782 号

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

by Leo Tolstoy

天国在你心中

著 者:[俄]列夫·托尔斯泰 译者:孙晓春

责任编辑:崔文辉 封面设计:张亚力 责任校对:孙也丁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中国·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13002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5382547

印 刷:农安县印刷制版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0.375 字 数:27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7-206-04401-8/B·166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册 定 价:18.4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芭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需。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的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基督教不是神秘的教义，而是对人生的一种新的理解。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约翰福音》，viii.32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马太福音》，x.28

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作为人的奴仆。

《哥林多前书》上，vii.23

出版说明

一本书的命运往往暗示着它的力量，本书恰巧便是一个例子。它命运多乖，诞生之初，便遭到沙皇当局的封杀，即便凭借作者托尔斯泰世界性的声誉，也不能使之顺利付梓，其原因在于个中文字所包含的对旧时代政治权威的颠覆性的爆破力。在作品中充溢着对弱势者的人道关怀，对政府施措的神圣规约合理性的质疑，对人民的权利与义务界限的讨论，当然，还有对公民不服从、良知的拒绝等后世话语预示性的诤辩。这些文字即使在今天拾起，依然如同昔日一样崭新。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书的著作的时代在沙俄统治最为严酷的时期之一，它有其特殊的历史语境，而且，还由于作者过于浓烈的宗教情怀，使之对世俗的观照带有太多的宗教烙印，故而，本书的局限性还是很明显的，它们表现在多个方面，在这里也不必一一指出，总之，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对于这部作品还应该保持清醒的判断和取舍。此外，因为本书译自英文版，而此文本又是对流行于旧俄时期的手抄本的整理之上，所以，书中会有零星的缺文和文字错乱，对于此类情形，还请读者谅解。

译 序

我手头有一本英国人艾尔默·莫德写的《托尔斯泰传》（宋蜀碧、徐迟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1 年 5 月版），作者在提到《天国在你心中》（传记的译者把这本书名译为《上帝的国度就在你们心里》）这本书的时候说，这本书“是一部极其卓越的著作。它论述非暴力不抵抗原则之适用于各级政府，并包含参考战争以及各种形式的暴力的尖锐控诉。”（p. 939）作者还说，托尔斯泰在本书中阐述的观点，影响了许多软心肠的人，以至于在每一次英国大选中，“由于托尔斯泰的影响，总有一部分选票作废，甚至一连好几年作废。”（p. 939）另外，英国著名思想家霍布豪斯在《自由主义》一书中也曾提到过“托尔斯泰主义”。这两个人都是上个世纪初叶的作家，莫德的《托尔斯泰传》最初一版问世的时候，托尔斯泰本人尚在，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在那个历史时代的基督教社会里的影响之大。

人类的群体生活能不能离开政治设施，我们能不能拥有完全没有暴力的社会生活，如果说国家的暴力本质不符合人类的基本道德诉求的话，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人类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组织起来？几乎是从公元前的时候，思想家们便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且尝试着对于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在东西方的思想文化史上，这也是一个能够引起思想家的共同兴趣的问题。无论是什么流派的思想家，都必须对于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也正是在对于这一问题给出的不同答案上，我们能够看到思想家各自相异的道德境界。可以说，面对这个问题，在每一个思想家那里，都有一个用纯

思的逻辑建构起来的精神家园，在这一意义上说，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为我们提供的也是这样一个家园。

为了理解“托尔斯泰主义”，有必要联想一下托尔斯泰本人的身世和经历。托尔斯泰于1828年8月出生于俄国图拉省的一个贵族家庭。据俄罗斯的贵族史册记载，有一个名叫伊德里斯的人，在1353年带着三千个随从，从神圣罗马帝国来到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省的切尔尼戈夫住下。后来，他的曾孙安德鲁移居莫斯科，受到了治理该地的华西里大公的礼遇，并且赐姓托尔斯泰，这大约是15世纪中期的事情。托尔斯泰的祖父伊利亚·托尔斯泰曾经做过喀山省的省长，他的父亲尼古拉·托尔斯泰是一个军官，在拿破仑侵略俄罗斯的时候，他曾经参加了1813年在德国的几次战役。托尔斯泰的母亲是沃尔康斯基公爵，这个家族与许多俄罗斯第一流的家庭之间有着亲戚关系。托尔斯泰的母亲玛丽亚为尼古拉·托尔斯泰生了五个孩子，列夫·托尔斯泰是四个男孩中最小的一个，他的全名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贵族家庭为青年时代的托尔斯泰提供了充裕的生活条件，十分有趣的是，这样的家庭环境，却使托尔斯泰产生了背叛和改造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渴望。

十九世纪的欧洲，是产生各种各样的新思想的时代。据托尔斯泰本人在《忏悔录》中的叙述，他在十一岁的时候，有一个在中学读书的名叫瓦洛坚的男孩，在星期天来看他的时候，把在学校里发现的最新的新闻告诉了他：“上帝是不存在的，教给我们的尽是谎言。”托尔斯泰兄弟们对于这则新闻都很感兴趣，并且以为这是一桩完全可能的事情。（《托尔斯泰全集》俄文版第23卷，第1页）这件事情对于托尔斯泰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很难说得清楚。不过，托尔斯泰从十六岁起便不再祷告，“按照自己的信念，不再上教堂，不再作斋戒祈祷。”（《忏悔录》）那个时候，托尔斯泰正在喀山大学读书。我想，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托尔斯泰不可能不相信上帝，只不过是他在欧洲流行了十九个世纪之久的基督教有自

己的理解。那就是，他信仰的不是教会的上帝，既不是天主教会的上帝，也不是希腊正教的上帝，而是他自己心中的那个“上帝”，《天国在你心中》所表达的正是托尔斯泰的这一信仰。我同意这样的说法：“上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价值体系。”在基督教社会里，人们对于上帝或者基督教的任何理解，都与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有关系。人们一方面体验着自己所面对的社会，一方面在理解着自己心里的“上帝”，追求着自己所认定的应该的生活，在自己的意识里为规定着生活的目的，建构着自己所认同的社会生活的道德原则。可以说，在基督教社会里，每一个对于宗教问题有过深刻的思考的基督徒，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上帝。如果说基督的训诫对于他们来说是绝对命令的话，但他们所接受的命令却是各不相同的。托尔斯泰所接受的，主要是《新约》也就是《福音书》所阐述的“不以暴力抵抗恶人”的命令。

托尔斯泰没有完成在喀山大学的学业，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他辍学回家了。后来，他又到彼德堡大学参加民法和刑法候补博士学位的考试，可是他未来的工作计划又突然发生了变化，他想去服兵役。于是，在1851年，他跟随哥哥尼古拉到了高加索，在那里通过了军人考试，得到了准尉军衔，他在军队中的最高军衔是中尉。当时的高加索居住着哥萨克人和隐匿在山里的切禅人，俄罗斯军队正在征服着高加索，托尔斯泰本人常常参加袭击山民的战斗。与此同时，他对于高加索地区的居民自由、质朴的习性也有了一些了解。1853年，英国、法国和土耳其与俄国发生战争，出于爱国的情操，托尔斯泰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高尔基说，托尔斯泰是“19世纪的伟大人物中间最复杂的一个”（高尔基：《索菲娅·安德列夫耶那·托尔斯泰夫人》，《文学写照》第84页）。托尔斯泰的复杂性在这场战争中就已经真切地显现了出来。托尔斯泰曾经因大无畏精神和勇敢表现而被授予奖章，在他所在的炮兵连，托尔斯泰被认为是“出色的伙伴”，但是，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五月的塞瓦斯

托波尔》中却斥责战争，指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托尔斯泰的结论是，谁也不需要战争，无论是法国人，俄国人，或者是英国人，都不需要战争。战争只能给人带来苦难和不幸。托尔斯泰的这一思想，也是后来在《天国在你心中》完整表达出来的。

托尔斯泰的这本《天国在你心中》完成于1893年，最初是一篇文章，后来扩充为一本书。这本书写成以后，在沙皇俄国成了禁书。由于作者的名望和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是人们共同关注的主题，这本书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着，并且辗转到了国外，被翻译成其它文字出版。说来也怪，在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曾有一些禁书，在中国，清朝初年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整个清朝一直被查禁，可事实证明，这本书确实是一本少见的好书。如果读过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或许你也有同样的感觉。值得思量的是，为什么历史上那些遭查禁的书大多是好书？

其实，我所以说这本书是一本好书，并不是因为我完全同意托尔斯泰的思想主张，而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好书，应该能够为我们提供思想家崇高的道德境界，能够反映思想家对于优良社会生活的追求。姑且不说托尔斯泰一味排斥暴力是否正确，至少他所说的“用撒旦不能赶跑撒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历史上，以暴制暴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方式，可是，以暴制暴的结果并不是使暴力消失，而是使人类的社会生活充斥更多的暴力。如此说来，人类不能希望由魔鬼赶走魔鬼，人类也应该找到一种能够使暴力彻底消失的方式。这种方式究竟是什么？遗憾的是，自古及今，没有哪一个人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只要我们看一看当今世界上日益增长着的军备、几乎无日不有的战争和恐怖事件，就不难想到，人类还没有找到一条通往托尔斯泰所说的“天国”的路。或许这条路根本就不存在。在这一意义上说，托尔斯泰的这本书也不外乎表达了一种乌托邦理想。

就托尔斯泰本人而言，他肯定认为他已经找到了一条通往“天

国”的路，按照他的看法，这条路是早在公元初的时候就为耶稣指明了的，那就是“不用暴力抵抗恶人”。同时，托尔斯泰对于《圣经》所说的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就要把右脸转过来让他打”这句话十分推崇。按照这个逻辑，当年希特勒德国打了犹太人的左脸，犹太人也应该掉过右脸让他打。我们无法知道，如果托尔斯泰看到了发生在他身后的这许多事情，他又能怎样想？

在我们的意识所能达到的境界里，国家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对于这个历史的存在，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希腊哲学家基于人“天生是城邦的动物”的想法，可以更多地看到国家所以存在的合理性。站在另一个立场上，也有人更多地看到了国家的暴力本质，军队、警察、法庭、税收征管员等等，无一不是暴力的象征。而毫无疑问，暴力与人类的良知是相背的。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必然会导致对于政府不服从、不合作的态度。托尔斯泰显然属于这一类人。根据他对《福音书》的理解，托尔斯泰反对向国家缴税，反对服兵役，特别是反对 19 世纪欧洲各国普遍存在的强制性兵役制度，反对死刑，反对监禁，也反对以正义的名义对于罪犯进行审判。总而言之，自文明时代以来日益发展着的社会政治设施，在托尔斯泰的眼里都成了无用的赘物。在托尔斯泰设想的天国里，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应存在的。托尔斯泰构想的是一个无政府的乌托邦。

用经济的观点来看，国家所以能够出现，肯定是与私有制分不开的，于是，对于国家暴力的深恶痛绝，必然导致对于私有制的痛恨。其实，不仅仅是托尔斯泰，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历史时代，有许多人都认为私有制是应该废除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如战争、拷打、有产阶级对于劳动大众的奴役，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甚至，在我们的意识里，饥饿、灾荒、贫穷也无不与私有制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当私有制度成为万恶之源时候，一切有产阶级也自然而然地成了敌人。《天国在你心中》便集中体现了托尔斯泰对于私有制度和有产阶级的痛恨。在托尔斯泰看来，如果一个劳动者

没有土地，不能利用每个人都拥有的自然权利从土地上为他自己和他的家人获得衣食，一定是因为某些人（地主）盗用了劳动者拥有土地的权利，这种不正常的情形是由军队维持的。如果工人创造的巨大财富被认为不属于他们自己而属于某些特殊的人们，如果从苦工身上征税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花费这些金钱的权力交给了特定的人们，如果某些人拥有制定法律的权力，而这部法律又是每个人必须遵守的，拥有处置人类生活与财产的权力，也一定是“因为政府和统治阶级出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愿意如此，并且使用暴力手段促成了这种事实”。类似的话我们似乎也在其他什么地方听到过。在直觉上，也无法说这种观点是错的。可是，如果循着这一思路继续往前走的话，总是有许多无法打开的死结。和历史上一切痛恨私有制的思想家一样，托尔斯泰也主张废除既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可是，在废除了这些制度以后，人类社会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国家这种暴力形式以外，还有哪种可能的方式？托尔斯泰在这本书里也对未来的社会亦即他所说的“天国”做了某些设想，值得说明的是，和以往思想史上的乌托邦构想一样，托尔斯泰所描述的“天国”对人们永远摆脱的现实生活来说，并没有更多的补益。

托尔斯泰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思想家，他不仅深刻地思考着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伦理问题，晚年的他也一直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的理想。作为一个世袭的贵族，托尔斯泰伯爵为自己的私有者地位而感到苦恼，他不愿意继续充当私有者，在1982年，也就是《天国在你心中》最后完成的前一年，托尔斯泰签署了一份分产证书，把全部的不动产，即土地、森林、房屋都交给了他的妻子和孩子。在托尔斯泰人生最后几年的时间里，他已不再是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的主人，最后，托尔斯泰为彻底摆脱私有者的地位，摆脱庄园里的不平等生活而离家出走，死在乌拉尔铁路沿线的一个车站上。

和近代以来许许多多的乌托邦主义者一样，托尔斯泰也幻想打

碎国家机器，废除剥削制度。可是托尔斯泰却反对一切形式的革命与社会运动。托尔斯泰希望实现优良的社会生活，改善每一个人的生活条件，可是他却拒绝近代以来，确切地说是有史以来人们为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做的全部努力，近代科学技术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都在托尔斯泰的反对之列。托尔斯泰对于优良社会生活的构想，与古希腊的犬儒学派十分相象，是一种自然、质朴的生活，每一个人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每一个都不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托尔斯泰把所有这一切都寄托于他所说的“基督教的人生观上”，据托尔斯泰的说法，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历史时代，人类正在经历着从异教徒的人生观向基督教的人生观的转变，这种人生观，也就是以“上帝之爱”为主要内容的人生观，将会引领人们走向“天国”。不幸的是，在托尔斯泰身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所预言的事情仍然没有发生。托尔斯泰留给我们的只是他心中的那一片净土。

孙晓春

2003年11月

前 言

1884年，我写了一本书，名为《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在这本书里，我对我的信仰做了解释。在说明我对基督的教义的信仰之前，我不得不声明我为什么不相信通常被称为基督教的教会的信条，并且认为那是错的。

在与教会信条的诸多分歧中，我指出，主要是它不肯承认不用暴力抵抗恶人的法律。很明显，这一分歧比其他分歧更加重要，从而指明教会的信条是如何曲解了基督的教义。

和大多数人一样，对于非暴力抵抗恶人这一主题，此前人们是怎么写的、怎么说的以及又是怎么做的，我所知甚少。我知道教会的神父们——奥里根（Origen）、特图里安（Tertullian）和其他一些人——所说的那些，我也知道被称为门诺派教派、摩拉维亚教派和资格会教派，他们不许基督徒使用武器，不肯服兵役，这些教派曾经存在并且仍然存在着；可是我并不知道这些如此称呼的教派对这一问题是如何阐述的。

我的书，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受到了俄罗斯审查制度的查禁，不过，部分地由于我作为一个作者的声望，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人们的兴趣所在。这本书以手抄本和石印本的形式在俄罗斯流传着，并在国外被翻译出版。这一方面，使我从那些与我有共同信仰的人们那里获得了有关这一主题的更多资料；另一方面，也接到了对于我那本书里表述的观点的一系列的批评意见。

这些批评，既包括那些友善的意见，也包括那些有敌意的批评，与近年来发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一起，使我对于许多问题找

到了答案，引导我走向新的演绎和结论。我在这里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些演绎和结论。

首先，我想述说我已经获得的有关不抵抗恶人这一问题的历史的资料；然后，我再表述人们对于这一主题表达出来的不成文的批评意见——亦即，来自那些公开声称是基督教信徒的人们的意见——也有那些世俗的批评；最后，我将阐述我从这些资料和近年发生的历史事件中得出的结论。

列夫·托尔斯泰